

“图书馆学”一词的引进与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吴稼年 顾焱青

摘 要 据目前所见文献,“图书馆学”一词最早引入我国是谢荫昌于 1910 年 10 月发表的连载译文《图书馆教育》,三个月后,《图书馆教育》一书正式出版。随着清末民初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学研究均取得进展。1920 年代,文华图书科的创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等,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学科的确立。我国图书馆学人在吸纳国外图书馆学体系的基础上,逐步补充发展,1934 年以刘国钧为核心创建的最具代表意义的图书馆要素说,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初步形成。此外,关于“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吗?”的疑问,以李景新、李惠君等为代表的图书馆学人从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为什么研究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有什么用处等方面予以解答。参考文献 36。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史 图书馆教育 学术体系

分类号 G250.9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Term “Tu Shu Guan Xue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System in China

WU Tunian & GU Yeqing

ABSTRACT

Scholars i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term “Tu Shu Guan Xue”(“图书馆学” in Chinese), which is equal to “Library Science” in English. According to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Library Science* compiled by Kung Min-chung in 1928, “Tu Shu Guan Xue” first appeared in the articl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n *Jiao Tong Ri Bao* (“*Traffic Daily*”) on June 16, 1917, which was written by Jiangzhong Zi (“江中孜”)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Jun Ming(“黎明”). Later on, “Jiangzhong Zi” was once mistaken for “Jiangzhong Kao”(“江中考”).

Now, though the articl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has not been found yet, the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term “Tu Shu Guan Xue” first appeared in 1917 could be overthrown. In 1910, the Chinese term “Tu Shu Guan Xue” appeared for several times in the article titled *Library Education*, which was originally written by the Japanese scholar Tono Shujirou(“户野周二郎”) and translated by Xie Yinchang.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continuously in *Si Chuan Jiao Yu Guan Bao* (*Sichuan Education Gazette*), and became Chapters 1 and 2 of the book *Library Education* published by Mukden Book Publishing House in december, the second year of Xuantong Emperor’ regime on the lunar Calendar (i.e., January 1911). Through the translated

通信作者:吴稼年,Email:wtn@jiangnan.edu.cn, ORCID:0000-0002-0861-4627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WU Tunian, Email:wtn@jiangnan.edu.cn, ORCID:0000-0002-0861-4627)

monograph *Library Education*, Xie Yinchang gav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opening library courses in normal schools. Later on, he wrote more articles to promote library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1920s, Boone Library School was founded, and then a Library Science Summer School was held by the Peking High Normal College. They mark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nd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1923, the first monograph under the title of *Tu Shu Guan Xue* (“Library Science”) was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25, Doo Ding U published his work *Tu Shu Guan Xue Zhi Yanjiu* (“A Study on Library Science”),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1934, Chinese library scholars with Liu Kwoh-chuin as the core propose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brary elements, which should b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in modern China.

In addi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Is Library Science a Science?” has been a fundamental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by Chinese library scholars. Though the belief that libraries should be useful has long been dominant, in the 1930s some library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Li Chin-Sin and Li Huijun tried to make clear the scientificity of Library Science, especially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Library Science, the reasons for and the usefulness of studying Library Science. 36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education. Academic system.

0 “图书馆学”一词引入我国

我国图书馆界曾一度认为“图书馆学”一词首现于中国是在1917年6月16日《交通日报》刊载的江中攷所著《图书馆学序论》一文中。这一提法在1986年多校合编的图书馆学教材中就已出现^[1],1990年代至21世纪的多部教材^[2-5]和学科史著述^[6]也采纳此说。追溯源头,这一说法的依据最早出自孔敏中于1928年所编的《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中,著录信息为“图书馆学序论,江中攷著,濬明译,北京交通日报民国六年六月十六日”^[7]。后在李钟履1959年编制出版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中被著录为“图书馆学序论,江中攷著,浚^①明译,交通日报,1917年6月16日”^[8]。又见1981年台湾地区出版的著作中,被记为“江中攷:图书馆学序论,交通日报,民国6年6月16日”^[9]。

2013年,据郑锦怀考证,“江中攷”是对“江中孜”的误记^[10]。据1930年宋景祁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名人录》,濬明是杨昭愬的别号,“姓名杨昭愬,别号濬明,通信处江西省立图书馆”^[11]。2016年,范凡认为李钟履所著录的书目信息有误,其正确的记载应该是“《图书学序论》,田中敬著,浚明译,《学林》1927年第3卷第3期”^[12]。范凡的依据是经过原文的对比后发现,1924年10月田中敬所著《圖書學概論》的第一章总论的内容正是1927年《学林》第3期上濬明所译的《图书学序论》。但范凡并没有找到刊登在《交通日报》上的原文这一最直接、最根本的证据来进行对照,即便如范凡所言“江中攷”和“田中敬”在字形上高度相似,也还是有不同之处,而且李钟履的著录并非是最早的著录源头,孔敏中的著录更早,所以她的判断还是存疑的,仍不能排除江中攷所著《图书馆学序论》与田中敬所著《圖書學概論》是两种完全不同、

① “濬”同“浚”。

并无关联的著作的可能性。

2013年,平保兴指出“图书馆学”一词在1910年就由谢荫昌引入,他在当年《四川教育官报》发表的长篇译文《图书馆教育》(原作者为日本人户野周二郎)中出现了三处“图书馆学”一词^[13]。该文后来成为奉天图书发行所印行的《图书馆教育》(宣统二年十二月印刷发行,即1911年1月)一书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据笔者对《图书馆教育》一书的深入研究,发现该书中共出现了10次“图书馆学”。《图书馆教育》的译者谢荫昌,江苏武进人,近代教育家,1903年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1904年回国,主办《东三省公报》,宣统二年(1910年)任奉天提学司图书科副科长。他深感身上责任之重,认为急需在我国推行图书馆教育,于是,他选择相关图书馆学著作,运用“三次滞东考察之心得,译述是编,以质有道”^[14]译者佐。他将所译《图书馆教育》一书呈给学部,“学部吁请于宣统三年春,速颁府厅州县城镇乡中初等图书馆章程”^[14]译者佐。可以说,是书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有了章程,才有了创办图书馆和图书馆教育的参考书,图书馆事业的普及和图书馆教育工作即可有章有法地开展起来。

在我国,《图书馆教育》一书最早讨论了师范学校关于大力开展图书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问题。在这方面的阐述中,自然地引入了“图书馆学”一词。如在介绍美国图书馆学家的演说中,即有“余曾指定亚美利加七十个之图书馆,征其意见报告,除一二处外,悉以与学校谋共同之作用为言。且以教授图书馆学为必要”^[14]¹⁵。谢氏之译作对于师范学校大力开展图书馆教育的介绍是重点之一,书中“图书馆学”一词主要集中在这部分内容中:“布氏之演说,尚有详细之师范学校教授之图书馆学,及可供参考之点不少”;“师范学校之生徒,课以手工,不得谓师范学校即实业学校也。课以图书馆学,亦不得谓师范学校即图书馆学校也。然如以师范生徒课以手工为必要,亦可知课以图

书馆学之必要矣”;“然造就图书馆员尽其本职之课业,与师范生徒所学图书馆学之课业有异”;“则图书馆学之与师范生,实具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列入师范学校所授图书馆学之细目”;“开关于图书馆学之讲习会”^[14]¹⁷⁻²¹。

另外,在该书的“绪言”中也出现两处“图书馆学”,该“绪言”亦在“宣统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奉天教育官报》上单独发表。“是书著者户野氏,曾躬服于东京之通俗图书馆,为日东研究图书馆学之经验家。其著是书,本名‘学校及老师与图书馆’大致本美国图书馆学大家达那氏之说。”^[15]序言虽短,但给当时的国人带来了多方面的信息:作为图书馆学家而言,在日本国内著名的户野是“经验家”,而在美国国内著名的达那氏(即约翰·科登·达纳,John Cotton Dana,1856—1929,笔者注)则是“大家”;是书虽由日本户野而作,但大致源自达那之说,说明日本的图书馆学是向美国学习而来;美国有图书馆学大家,说明了美国此时在世界上具有图书馆学的中心地位;此时的日本图书馆学界,仍然处于经验时期。

《图书馆教育》一书主要引入了欧美的图书馆思想,并大力介绍了欧美的图书馆事业,阐述了创设图书馆的要旨、内容和方法等,对于我国如何建立图书馆具有很好的借鉴指导作用。

除翻译介绍国外图书馆教育的理念外,谢荫昌还呼吁通过改组图书馆系统、开展巡回图书馆活动等方法,加强我国的图书馆教育工作。针对我国实际情况,他提出了若干条建议:①各省高等图书馆应设图书馆讲习会,招收各县一些愿以图书馆馆员为职的师范生,入馆研习图书馆教育学三个月;②各师范学校仿美国师范教育,一律讲授图书馆学;③所学者明确图书馆的宗旨、性质,以便更好地开展图书馆服务工作;④小型图书馆所购图书以适合当地读者需求为目的;⑤以部颁书目为指导购书,以免购书不当、随意^[16]。在普及图书馆的宣传中,他大力倡导:“巡回书库之办,当采用免费主义,并定四个月一巡回之制”^[17]。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

我国较早的关于开展图书馆教育的阐述。

1917年,由日本图书馆协会编、我国通俗教育研究会所译的《图书馆小识》一书中,也出现了“图书馆学”一词,在“馆员之资格”中有此阐述:“经营图书馆,属专门之业,非有特殊知能者,不可任用。欧美诸国,作为养此等人材,设图书馆学校,或开图书馆讲习会。至师范学校,亦添课图书馆学,储养此等专门人材”^[18]。虽然同年《交通日报》所载《图书馆学序论》一文没有找到原文支撑,从当时出版的文献可以看出,“图书馆学”这一概念已进一步得到学界的关注,1920年后,出现了更多标题中含有“图书馆学”的文章,说明我国开始进入重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阶段。

1 我国图书馆学科的建立与图书馆学专著的产生

1917年,沈祖荣开始在国内演说图书馆事业,促进了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18年,戴志骞发表《论美国图书馆》一文,专门介绍美国的图书馆,重点介绍了图书馆学内容中的管理法部分,美国图书管理会“对于图书管理法,详细研究,不厌烦屑,对于如何设立图书馆,如何购办书籍杂志,如何分类编目,均详细印成最简明之小本”^[19]。1919年,刘国钧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20]一文中,专门研究了图书馆的多种性质,指出图书馆可随时供读者阅览的这种公共性质,便是近代图书馆根本的特征。该文是我国较早研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说明此时图书馆学思想已经开始影响我国图书馆界。

1920年3月,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在文华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关,即文华图书科。他们仿照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

学校制度招生,其课程设置也大同小异。至此,在我国作为学科体系之一员的图书馆学正式诞生。

是年,学成归国的戴志骞在《约翰声》上发表《图书馆学》一文^①。1917—1919年,戴志骞赴美留学,就读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学成回国后,立刻投入到“新图书馆运动”中,大力宣传美国式的图书馆,并用所学知识,投入到我国图书馆建设事业中。在《图书馆学》一文中,他不是要研究图书馆学的理论问题,而主要是阐明图书馆学所起的作用,阐明图书馆学在美国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欧洲每年均送学生到美国学图书馆学”^[21];指出此时期美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的引领作用,向我国学界介绍了英美通过设立图书馆学专科培养专职管理员,在师范及高校亦教授浅近的图书馆学科目,以引导学生利用图书馆、利用参考书;阐明图书馆专门人才不但要有图书馆学的学问,还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蔼耐心热情的态度,主动帮助读者释疑解难,“所以我的意见,现在男女高等师范的本科,可加图书馆学一科。如有愿学图书馆学的,即可选图书馆学的科目,预备将来作图书馆事业”^[21]。尽管这些内容并没有超出谢荫昌的介绍,但其影响却远超出了谢荫昌,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这已不是“拿来主义”,而是通过戴志骞深入的专业学习,以及对美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科发展的亲身体验和经过调研得出的一些结论,极具宣传力与说服力。这些宣传,随同我国图书馆学课程的开展,开始将我国对图书馆学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1922年,杜定友在广州创办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培养图书馆人才。是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图书馆教育组

① 该文原文未有署名,但内容跟戴志骞的《论美国图书馆》颇有相似之处,内含一份“爱希顿军官图书馆及十七处分馆借出书籍统计表”,郑锦怀所著《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一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据此认为“应当是出自戴志骞之手,或者至少是据戴志骞著述编选而成”。韦庆媛和邓景康主编的《戴志骞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将此文列为戴志骞所撰。笔者亦认同此文作者是戴志骞。

提出了8条议决案,包括中国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应增设图书馆管理科案、成立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等内容,说明我国图书馆界已形成了具有全国意义的学术团体并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工作。会后,当时担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校长的杜定友,根据会议精神,迅即在校内增设了图书馆学课程,开创了我国在师范学校设置图书馆学课程之先河。1923年,南京东南大学开办暑期图书馆讲习科,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张秉彝老师在没有名额的情况下,自费前往听课,回校后,将所学课程内容结合自己学习心得,整理成册而形成《讲习图书馆学报告》一书,是书“条理清晰,图式详明,公诸各图书馆作为参考,不无小补”^[22]。同时,张秉彝本人也改任为图书馆管理员。这说明此时对图书馆学的学习与研究,已经逐渐为界内所重视。

1923年,杨昭愬所编的《图书馆学》一书问世,这是我国图书馆学者所著的首部以“图书馆学”命名的著作。该书序言说明此书的撰写目的是要使我国学界无论何人,“一看就知道图书馆的原理和应用”^[23]编书人的序。书中十分之八九参考名家的著作,增之以作者十分之一二的意见,为读者提供了完整系统的图书馆学概念。全书共8篇50章,全面阐述了图书馆学的内容,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阐明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价值。

这一时期,对图书馆学的理解主要是通过课程体系加以分类和认识,包括文华图书科的课程设置、各暑期讲习班的课程设置、广州市立师范学校设立的图书馆学课程等。杨昭愬在《图书馆学》一书中所构建的图书馆学范畴,也是采用美国图书馆学校的课程设置,将美国图书馆学校的课程类别分为两大类:一是纯正的图书馆学,专为说明图书馆原理原则或现有的事实;二是应用的图书馆学,专为指导图书馆实施的方法^{[23]12-13}。戴志骞在1923年的《图书馆学简说》^[24]一文中,介绍了欧美的图书馆学校情况,列出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及伊利诺伊大学的图书馆学课程。这些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

我国图书馆界的认识水平。

2 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

创建我国图书馆学科的实践,源于文华图书科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暑期讲习班。起初主要是引入、吸收、模仿美国的图书馆学,之后又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去加以认识和补充。1925年,杜定友发表《图书馆学之研究》一文,通过图书馆学的意义,阐述了图书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价值和应占的位置。通过对图书馆学的范畴的论述,列出了图书馆学所包含的各种科目,通过对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入手方法,就是多读书。对于普通各门科学,都要涉猎一点。有广阔的兴趣”^[25]。关于图书馆学的定义,杜定友表述为:“图书馆自身的处理,和应付各方面的事很多;而且各种事体的处置,都要根据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方法去办理的。久而久之,这种原则和方法,日多而日专;我们把他会集起来,加以全体的研究。因此,图书馆学,就成为专门的科学。”^[25]此时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图书馆。翌年,杜定友发表了《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长文,从图书馆学为什么能成为科学说起,引进了H. B. Meyer的图书馆学定义:“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的一部分。专研究人类学问纪载底产生、保存与应用”^[26]。并进一步阐述了产生、保存、应用的研究内容,他所阐述的内容类似于图书馆学研究范畴的构建,从图书馆史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的需要和图书馆学校的产生出发,阐述了图书馆学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必然,图书馆学校的宗旨、种类、组织及人员的入学和培养,并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学校课程。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拟开设的课程体系,包括:①图书馆概论,由8部分组成;②图书馆原理大纲,由10部分组成;③图书馆行政学,由32部分组成;④图书馆实习,由两部分组成;⑤图书选择法,由15部分组成;⑥图书分类学,由4部分组成;⑦图书目录

学,由7部分内容组成;⑧图书参考法,由4部分组成;⑨学术研究法,由5部分组成。这是在《图书馆学之研究》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成果。1926年1月,《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其宗旨是:“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27]。自此,我国图书馆学界集整体之力,开始探讨、研究中国的图书馆学。

我国学者最先自行对图书馆学下定义者是洪有丰,他于1926年出版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认为:“故图书馆对于图书,若何处理,对于阅览者,若何指导,以及一切事业,若何推广,若何改进。研究其原理,而应用适当之办法。此种学术,是谓之图书馆学”^[28]。“由于这部著作第一次超越了前人图书馆学著作的‘编译’痕迹,它被后人高度评价为中国图书馆学处女作”^[29]。从现有文献来看,洪有丰关于图书馆学的定义,是我国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的最早定义。

在我国图书馆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刘国钧是较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编辑《图书馆学季刊》过程中,尤其重视本国图书馆的历史、现状及改进之方法,刊载了许多具有本国特色的文章。他于1925年留美回国后,就以金陵大学图书馆为平台,研制图书分类法和编目规则,并于1929年发表出版《中国图书分类法》和《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这些都是当时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结合我国传统文化而产生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图书馆学理论是图书馆学要素体系的提出。1934年,刘国钧编的《图书馆学要旨》出版,该书是我国早期图书馆学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第一章“图书馆学的意义与范围”中,阐述了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解答了“图书馆学的意义”“什么是图书馆”“现代图书馆的特征”“现代图书馆的功能”“图书馆学的分科”“图书馆学和其他科学”等问题,提出了图书馆学的定义:“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

法和用法使用法的学科”^[30]。该书的两大主要特征是:其一,对近代图书馆性质的表述。早在1921年,刘国钧便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31]一文中,根据国际图书馆界的现状,吸收了美国图书馆界的理论与实践,详细列出了图书馆的八种性质,然后将其归纳为自动、社会化、平民化三大性质。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刘国钧又将图书馆的性质进一步表述为现代图书馆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使用的而非保存的,民众的而非贵族的,社会化的而非个人的。其二,提出图书馆“要素”说。他在书中从哲学的、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以“要素”为研究方法的图书馆学体系,认为图书馆的成立要素有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四种,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可成为各种专门学问。图书馆学也可用这四个方面进行分科,其分科内容为:图书,包括:①图书史,②印刷术和装订术,③图书原料,④版本学,⑤校勘学,⑥目录学,⑦藏书制度史,⑧图书收藏史。图书馆人员,包括:①图书馆教育,②图书馆学,③课程编制,④人员标准制定,⑤人员等级区分,等;设备,包括:①器具,②房屋;管理方法,包括:①行政,包括图书馆的组织、经费、方针、政策等,②采访,包括选购和登录,③整理,包括分类、编目和典藏等,④使用,包括参考、借贷、推广等。这一理论是以刘国钧为核心,包括戴志骞、梁启超、杜定友、陶述先等在内的图书馆界学人共同培育形成的^[32],是我国对世界图书馆学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3 “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吗?”的解答

关于“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吗?”的疑问,自我国开始出现图书馆学时就存在。新图书馆运动之初,藏书楼思想还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图书馆没有多大用处”“图书馆没有什么学问”^{[23]4}的认识还较为普遍。但之后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很快就扭转了“图书馆没有多大用处”的思想,不过“图书馆没有什么学问”之观点仍然存在,之后又有轻视图书馆学理

论的倾向出现。1920年代下半叶至1930年代的中叶,王云五出版多种丛书,发行款目卡片,撰写《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开办讲习班,讲解图书馆工作及四角号码的使用方法,等等,在图书出版界影响较大。他认为办图书馆事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一件事足以证明:去年我主持东方图书馆暑期学校,其中学员很多是素来对于图书馆学没有研究过的,可是他们听讲了一个星期,都能够明瞭了,二个月出来,都能够办理图书馆事业了;可见研究图书馆学,的确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33]。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到了1948年时,周连宽还特别指出:“有一班人以为图书馆的工作,极其简单,多买些书,借给别人来看,就可以尽其能事了,那里还需要小题大做,看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呢?其实这完全是外行的话”^[34]。

针对当时对图书馆学的一些模糊认识,必须要解答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为什么要研究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有什么用处等问题。为了解答“图书馆学的科学性”问题,李景新撰文《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这是一篇长文,以专著的体例写成,全文长达6万余字,论据严谨规范,前后呼应,层层分析,是当时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文中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对学术研究的深刻的领会:“学术进步顺序,一曰思,二曰辨,三曰证,四曰用。思想是学术的生命,辩论是学术的灵魂,证验是学术的筋骨。我们要从这四方面探讨过去的学术而求学术的进步”^[35]。他从科学的概念与体系说起,充分论证了图书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构建出了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图书馆定义、图书馆学定义、图书馆学体系、图书馆学的价值和研究方法、图书馆学史的进展,等等。图书馆学的定义是:“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的一部份。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专研究人类知识学问及一切动态的记载的产生、保存与应用;使它成为教育化、学术化、社会化、科学化的一种科学”^[35]。简单地说,“图书馆学就是

以科学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问”^[35]。进而根据两分法,将图书馆学划分为“历史的图书馆学”和“系统的图书馆学”,“历史的图书馆学”由三部分组成: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及图书史(包括书写史、印刷史、装璜史、收藏史、目录学史、分类学史、编目学史、校雠学史、书影学史)^[35]。“系统的图书馆学”由两部分组成:理论的图书馆学,包括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图书馆学的目的与价值、图书馆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实际的图书馆学,由三部分组成:①行政论,包括组织、建筑、法规、设备、管理、馆员训练等,②经营论,由选购法、登记法、分类法、编目法、收藏法、陈列法、统计法、参考法、交换法、互借法、广告法、出纳法、索引法、编纂法、翻译法、书写法、笔记法、打字法、标目法、修理法、装订法、校雠法等22种方法组成,③形式论,由儿童、学校、专门、特别、机关、团体、公立、私立、个人、流通、纪念等11种图书馆及巡回文库和“其他”组成^[35]。“历史的图书馆学”和“系统的图书馆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馆学体系。

为解答“为什么要研究图书馆学”和“研究图书馆学有什么用”的疑问,李惠君撰文《图书馆学的内容》,认为“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一部分专研究人类学问记载底产生、保存及应用的学问”^[36],并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如关于图书印刷出版等科目,包括各国书目、各科学目、参考书目、绝本书目、善本书目、版本学、校雠学、书史学、印刷术、编辑术、装订术、造帛化学、索引法、提要学、遗阙书目;图书管理方法之科目,包括选择法、购订法、登记法、分类法、编目法、图书保护法、出纳法、互借法、阅览指导法、图书馆建筑、图书馆设备法、唱片保管法、学校图书馆管理法、流通图书馆管理法、各地方机关图书馆管理法、邮寄法、算术行政;图书馆行政之科目,包括图书馆组织法、图书馆法规、图书馆推广事业、图书馆员管理法、图书馆经济学、出版法、图书馆运动、图书馆统计学、社会调查法、图书馆新闻学、行政法^[36]。在李惠君

看来,记载人类所经历的事物和传达的思想文化是有价值的事情,而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如何更科学地处理这种事情的一门专门科学,这就是研究图书馆学的原因,同时也是图书馆学的用途。

4 结语

清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谢荫昌在译著《图书馆教育》一文中引入了“图书馆学”“图书馆教育学”等词。1912年,他又发表了《图书馆改组系统办法议》一文,进一步推广了“图书馆学”“图书馆教育学”等的传播。1917年沈祖荣在全国各地大力宣传美国式的图书馆,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0年文华图书科开设,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开创;1922年全国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

下设“图书馆教育组”,研讨有关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问题;1923年杨昭愬的《图书馆学》一书出版,成为欧美和日本两大图书馆学术思想潮流集大成之作,产生了我国首个以美国图书馆学课程为基础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提出了创建中国的图书馆学;1926年《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其目的是“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同年,洪有丰提出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定义;1929年刘国钧编著发表《中国图书分类法》和《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是当时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1934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出版,该书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之作。自“图书馆学”于1910年传入我国以来,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形成了被图书馆界认可并得到广泛应用的图书馆学体系。

参考文献

- [1] 倪波, 苟昌荣. 理论图书馆学教程[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114. (Ni Bo, Xun Changrong. A course on theoretical Library Science [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4.)
- [2] 郭星寿. 现代图书馆学教程[M]. 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2: 38. (Guo Xingshou. A course on modern Library Science [M]. Taiyuan: Shanxi Unite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8.)
- [3] 石呈祥. 图书馆学概论[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 237. (Shi Chengxiang.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M]. Baoding: Hebei University Press, 1996: 237.)
- [4] 教育部考试中心. 图书馆学考试参考书[M]. 修订版.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7: 28. (National Education Examinations Authority. A reference book for the examin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M].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entral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8.)
- [5] 吴慰慈. 图书馆学基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58. (Wu Weici. The basis for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58.)
- [6]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6.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M]. Beijing: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4: 6.)
- [7] 孔敏中. 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8, 4(3): 2-10. (Kong Minzhong.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Library Science [J].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928, 4(3): 2-10.)
- [8] 李钟履. 图书馆学论文索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14. (Li Zhonglü. An index to papers in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59: 14.)
- [9] “国立中央图书馆”. “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 1981 [M]. 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 1981: 26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Yearbook of librar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81 [M].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1981: 266.)

- [10] 郑锦怀.民国图书馆学家杨昭愬生平活动考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31(2):119-127.(Zheng Jinhuai. Quest for unknown facts about Yang Tsao-tsu: a critical survey[J].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13,31(2): 119-127.)
- [11] 宋景祁,等.中国图书馆名人录[M].上海:上海图书馆协会,1930:30.(Song Jingqi, et al. Who's who in China's libraryship[M]. Shanghai: Shang Hai Library Association,1930:30.)
- [12] 范凡.图书馆学翻译先驱杨昭愬及其译著小考[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36(5):28-32.(Fan Fan.The pioneer translator Yang Zhaozhe and his translations of Library Science[J].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6,36(5):28-32.)
- [13] 平保兴.关于三个图书馆学术史问题的商榷[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31(6):109-111,96.(Ping Baoxing. Discussion on three questions of Library Science[J].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13,31(6):109-111,96.)
- [14] 户野周二郎.图书馆教育[M].谢荫昌,译.奉天:图书发行所,1911.(Tono Shujirou. Library education[M].Xie Yinchang, trans. Mukden: Book Publishing House,1911.)
- [15] 谢荫昌.图书馆教育绪言[J].奉天教育官报,1911(50):49-53.(Xie Yinchang.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education [J].Mukden Education Gazette,1911(50):49-53.)
- [16] 谢荫昌.图书馆改组系统办法议[J].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4):11-15.(Xie Yinchang. A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atical reorganization of libraries[J].Popular Education Research Record,1912(4):11-15.)
- [17] 谢荫昌.巡回书库普及方法议[J].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4):15-17.(Xie Yinchang. A discussion on the methods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velling libraries[J].Popular Education Research Record, 1912(4):15-17.)
- [18] 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小识[M].通俗教育研究会,译.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1917:29-30.(Japa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A view of library[M].The Public Education Seminar, trans.Beijing: The Public Education Seminar,1917:29-30.)
- [19] 戴志骞.论美国图书馆[J].留美学生季报,1918,5(4):121-129.(Tai Tse-Chien. On American library[J]. The Chinese Students' Quarterly,1918,5(4):121-129.)
- [20] 刘衡如.近代图书馆之性质[N].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32号),1919-09-29.(Liu Hengru. The nature of modern library[N].The Eastern Times Education Supplement(No.32),1919-09-29.)
- [21] 佚名(戴志骞).图书馆学[J].约翰声,1920,31(4):20-27.(Anon (Tai Tse-Chien).Library Science[J].St. John's Echo,1920,31(4):20-27.)
- [22] 奉天教育厅.奉天教育厅训令 第三〇二号[J].奉天公报,1923(4181):11-12.(Mukden Education Bureau. Mukden education bureau order No.302[J].Mukden Gazette,1923(4181):11-12.)
- [23] 杨昭愬.图书馆学(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Yang Tsao-tsu. Library Science: volume one [M].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3.)
- [24] 戴志骞.图书馆学简说[J].新教育,1923,7(4):227-238.(Tai Tse-Chien. Comments on Library Science[J]. The New Education,1923,7(4):227-238.)
- [25] 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研究[J].图书馆,1925(创刊号):18-25.(Doo Ding U. A study on Library Science [J]. The Chinese Library Journal, 1925(the inaugural issue):18-25.)
- [26] 杜定友.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未完)[J].教育杂志,1926,18(9):1-15.(Doo Ding U.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Library Science(To be continued) [J].The Education Review,1926,18(9):1-15.)
- [27] 佚名.本刊宗旨及范围[J].图书馆学季刊,1926,1(1):封一.(Anon .The purpose and scope of our journal[J].

-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1926, 1(1): front cover.)
- [28] 洪有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2.(Hung Yu-feng.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M].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1926;2)
- [29] 范并思.点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G]//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文萃:空谷余音.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53.(Fan Bingsi. Comments: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G]//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Classic works in one hundred years: the hollow echoes.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2005;53.)
- [30]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34;2.(Liu Kwoh-chuin .The main idea of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 Chung Hwa Book Co.,1934;2).
- [31] 刘衡如.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J].金陵光,1922,12(2):22-24.(Liu Hengru.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odern library[J].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1922,12(2):22-24.)
- [32] 吴稼年.要素说的“体用合一”观[J].图书情报知识,2010(5):60-66.(Wu Tunian. Idea of the elements theory's body and application into one[J].Documentation,Information & Knowledge,2010(5):60-66.)
- [33] 王云五.图书馆学[J].茅宗杰,笔记.教育与民众,1929,1(5):1-10.(Wang Yunwu. Library Science[J].Mao Zongjie, noted. Education and the Mass,1929,1(5):1-10.)
- [34] 周连宽.中国图书馆学教育[J].上海教育,1948,6(1):10.(Zhou Liankua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J].Shanghai Education,1948,6(1):10.)
- [35] 李景新.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J].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5,7(2):263-302.(Li Chin Sin. Can Library Science be a Science? [J].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1935,7(2):263-302.)
- [36] 李惠君.图书馆学的内容[J].书林,1937,1(2):13-15.(Li Huijun.The contents of Library Science [J].Shulin: the Journal of Sun Yat-sen Library of Canton City,1937,1(2):13-15.)

吴稼年 江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江苏 无锡 214122。

顾焯青 江南大学图书馆馆员。江苏 无锡 214122。

(收稿日期 2018-04-08;修回日期:2018-05-30)